

# 『共享菜园』遍地开花 城里人花钱租地玩泥巴

一年花1000多元租下一小块地，不为赚钱，就为玩泥巴、收鲜菜……在“春日经济”带动下，不少地方兴起“共享菜园”。

为何不少人愿意化身“都市菜农”？现实版的“QQ农场”何以长久？



重庆北碚，市民在租来的菜园里劳作。

## “共享菜园”里长满挥锄头的人

一到周末，山东济南历城区“章灵丘的田园”就“长满”了挥着锄头的市民。在这处新开设的“共享菜园”中，人们趁着春光，忙着开垦属于自己的小天地。

“章灵丘的田园”负责人韩坤桀告诉记者，菜园占地不足10亩，被分隔成200个30平方米和4个50平方米的小地块，面向附近居民出租。

记者在这处“共享菜园”中看到，每块地的地头都有水龙头，“菜农”可以免费取水浇地，地块中间的小路纵横交错，偶尔有“菜农”推着小型旋耕机走过。

在此处租地，“菜农”可以有三种“玩法”：自租自种、只收地租，一年1299元；自备种肥、菜园负责浇水除草施肥的半托管，一年1599元；自备种肥、坐等收菜的全托管，一年1899元。

韩坤桀说，菜园自2025年11月开始预定，目前已全部租完。

“90后”济南市民李鲁冰是较早预定地块的“菜农”之一，菜地里已种下西红柿、茄子、黄瓜等近十种菜苗、菜种，他正按母亲的指导，捏着水管出水口，细心地给菜苗浇水。

记者采访发现，“共享菜园”并非新生事物。在济南南部，初禾农场已进入开园运营的第七年，占地从最初的5亩地扩展到65亩，吸引300余个家庭会员。

## “共享菜园”在全国各地开花

不仅是济南，近几年，类似“共享菜园”的运营模式在多地“开花”，北京、上海、重庆及四川成都、湖南吉首等地都有相关尝试。

在重庆市北碚区北温泉街道文字路111号对面，这片名为“我在北泉有块田”的土地，正以农田出租的创新实践，盘活城市闲置资源。

据了解，这块土地是已征未用的零散闲置田地，这类小面积零散闲置土地在辖区内并不少见，它们位置分散、管护成本高，长期闲置不仅造成土地资源浪费，还曾出现居民自发开垦、乱搭乱建等现象，在影响环境的同时还存在安全隐患，给基层治理带来不小压力。为盘活闲置资源，北温泉街道创新推出了“认租”模式。在租赁模式上，确定为5000元/亩/年，折合为500元可租一分地。租期实行一年起租，期满后租户可优先续租，兼顾合理性与灵活性。模式一经推出便受到青睐，截至目前，已有15人签订合同并缴纳租金，另有25人预定租赁地块。“我国有大量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，他们勇于探索尝试，是‘共享菜园’兴起的基础。”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

长崔丙群说。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，近年来我国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，至“十四五”末已累计培育家庭农场近400万个。

## 现在的人为啥爱当“都市菜农”？

花一两千元租地，种出来的菜可能不如地租值钱，图啥？

韩坤桀告诉记者，租地的“菜农”里，约70%是亲子家庭。“让孩子来体验农活”是大多数家长的共同愿望。

教育部发布的《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（2022年版）》要求学生掌握种菜、饲养等基础劳动技能。受访者认为，城市里很多孩子缺乏接触农地、体验农耕的场景，“共享菜园”恰好能解决这一问题。

“孩子在上小学，学到种菜种粮知识时，总来问我。我没种过地，答不上来。”济南市民李佳润说，家门口有了这片菜园，正好带孩子体验农活；对大人来说，种种菜、喝喝茶，也是一种向往的生活。

李佳润和两户邻居合租了相邻的两块地，三家人商量把地块打通，栅栏边种上爬藤植物和花苗，围出天然小屏障，让这里能聚会、露营、遛娃。

浙江杭州的“云之农场”2015年开始经营。“云之农场”负责人告诉记者，“自己动手，吃上健康食物，在大自然中养育孩子，过上田园生活”是她创办农场的初衷。

“人们觉得自己种的菜吃起来更放心。租个园子来种菜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‘露营热’的升级版。”北京“宋庄集体农场”负责人刘毅说。

崔丙群认为，对于花钱租地的“菜农”来说，收获的不仅是农产品，更是集健康、体验、情绪、教育于一体的复合价值。“可以说，蔬菜只是这些价值的‘附属产物’。”

“花钱买的是一年的体验。”李鲁冰调侃，“可能这就是中国人身体里自带的‘种菜基因’吧。”

初禾农场负责人曹修帅认为，城市居民对田园生活体验、健康农产品有强烈需求。农场开园后迅速吸引大量家庭前来，说明这一市场空间广阔。

## 让“小众体验”变为一种生活方式

“共享菜园”在网络上广受关注之后，流量能否变成“留量”？记者梳理发现，“撑不过三年”是此前不少“共享菜园”的共同命运。从兴起、沉寂再到回归，一些“共享菜园”也经历了波动起伏。

土地使用是否合规是能否持续运营的关键之一。以“章灵丘的田园”为例，历城区农村产权交易中心负责人王鑫介绍，菜园所在土地原本是章灵丘二村的集体土地，按程序组织交易后，才有了眼前这片手续齐全、市场化运营的“共享菜园”。

山东国曜琴岛（济南）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高阳认为，“共享菜园”的发展必须守住耕地保护的底线。

记者采访了解到，除地租、人工等固定成本，换租率高也是压垮不少“共享菜园”的“最后一根稻草”。“一般人租地两三年，新鲜劲头就过去了。以初禾农场为例，我们每年有20%至30%的换租率。”曹修帅说。

业内专家认为，随着行业不断发展、竞争加剧，“共享菜园”的经营管理也将趋向精细化、多元化。

记者注意到，一些“共享菜园”通过打造“康养小院”，更好满足市区高端客户群体在近郊拥有“第二居所”、休闲康养的愿望；通过配套发展劳动研学、亲子游、农业实践、生态养殖等，满足家庭周末休闲、儿童自然教育等多元化消费需求。

“人们对绿色农产品的需求不断上升，且城市居民生活节奏快，有亲近自然、释放压力的情感需求。”崔丙群认为，在政策规范和市场驱动共同作用下，“共享菜园”有望从“小众体验”变为城市居民的一种生活方式，作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纽带，真正融入城乡融合发展体系。

综合新华社、央广网



不少市民正在济南市历城区的“章灵丘的田园”中劳作